

收藏「金猴」致富買豪宅

鄭家豪



「金猴」郵票有許多話題，大畫家黃永玉被集郵界譽為「達人」是話題之一，一九八〇年屬猴年，中國郵政發行第一套十二生肖郵票，「金猴」是第一枚，邀請畫家黃永玉設計，郵票發行面值每枚八分人民幣，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漲價萬倍，市場交易價每枚一萬元至一萬一千元，多年高踞不下，今年仍維持市價約一萬二千元，全版八十枚，最近拍賣價約一百二十萬元，少有少賺，多有多賺，不少集郵人士受惠，笑說多謝畫家黃永玉「帶挈發達」，笑談間稱他「黃達人」。

黃永玉作為設計人，他又怎樣，藏有多少「金猴」？上世紀九十年代他來港居住了多年，住在半山列堤頓道，我帶去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在香港工作時的舊物送還給他，聊起「金猴」，我問過這問題，他吸一口煙斗，毫不在乎地回答，因為他是設計人，官方郵政部門送了一批版票給他作禮物，為數多少他都沒有說了。

我接下來說的，是香港一位老太太，人稱「金猴婆」，她是少有靠「金猴」大富的奇人，她女兒阮女士（虛擬稱謂）對我說，其母賣出一部分「金猴」版票，在淺水灣買了一層豪宅。

阮女士在銅鑼灣開設集郵社，一副娃娃相，鶯聲軟語，很有客緣，她的客人，主要是內地來港搜集貨源的水客。我算是她相熟的客人吧，我和她最大宗交易，是把全版「金猴」賣給她，交易價六萬元，本捨不得，但價錢吸引，全版八十枚，每枚面值八仙，全版才是人民幣六元四角，香港郵商向內地取貨，再加利潤出售，全版約港幣十元，我從

書店一位朋友二手買入，成交價一百元，朋友以九成利潤賣出很滿意，到我賣給阮女士已是六萬元，可說是集郵的奇跡，集郵界莫不驚嘆，也是我與書店朋友沒想到的。

我的事微不足道，阮女士收購我的「金猴」時說：「你有一版算不錯，但比我媽媽就差得遠了，她有幾十版！」我驚呆了，不期問：「真的幾十版？」

她見我懷疑，淡淡說：「幾十版就幾十版，她還有許多珍貴郵票，用一個房間收藏，全年開冷氣！」以一家集郵社做買賣，應付客人需求，一百幾十版的數量是正常的，有些集郵社賣了出去，她卻有幾十版沒有賣出，料想不到竟成奇貨。

阮女士關於她母親這段話我一直記着，往後偶然從集郵人士口中聽到香港有一位「金猴婆」，作為茶餘飯後話題，這人就是阮女士的媽媽。

十數年光景，時移世易，年前在一次區議員選舉的場合，偶然在街頭重遇阮女士，她依然笑容可掬，我們互相認出對方來，而她也成為了我的鄰居。

不免談起她母親藏有幾十版「金猴」舊事，阮女士說：「母親把三十版『金猴』賣出，平均一版作價一百萬元，套取現金約三千萬元，隨後用這筆錢在淺水灣買了一個單位。」當時本港樓宇最高呎價未上一萬，記得有明星出售大坑道豪宅，叫價二千五百萬元。我說：「你媽媽的單位現價過億元了。」她笑而不語。

一個人的飛黃騰達，是機智，還是偶遇，誰說得清！可以肯定的，國內一九八〇年生肖紀念郵票「金猴」是郵票史上的奇跡，也許是空前絕後的奇蹟！一片紙的小方塊，抵得上一兩黃金。



前些時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緣，同兩位隔絕多年的老同學相聚，儘管只開談了兩三小時，就匆匆分手了，但大家都非常之興奮；我們自從畢業以後就沒有見過面，轉眼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了！

那時我們都是所謂的毛頭小伙子，而現在卻早已「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有一位的頭髮更是簡直少得大不像話，連「華髮」也不容易看見了；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同當年並無多大出入，特別是在開玩笑的時候。

顯得特別衰老的那一位話說得比較少，而中間忽然背誦了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州故人》：「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

我說，不對了，不是「十年間」了，應

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顧農

該乘以五；另一位說，早已落地生根，不存歸去不歸去的問題了，將來弄不好還要跟着子女跑。我建議將開頭兩句改為「海澱曾為客，鄉關夢裏還」；朗誦者說，不如改尾聯，通俗一點，作「明天哪裏去，又隔萬重山。」

大家信口開河，神侃了一通，興高采烈，但也不免有些黯然。很快就扯到別處去，講各家子女的現狀，其他同學的近況和聽來的花邊新聞。相隔萬里的話題，轉換起來倒也快得很。

事後我想，《淮上喜會梁州故人》的中間兩聯，沒有人來亂改，是很有道理的。原句太高明，毋須改，也無法改。浮雲流水，人生常態，你怎麼改？儘管我輩也可以力爭保持其赤子之心不衰，但人生也確實易老，雙鬢總是先斑，你又又有什麼辦法來改？

何況這又很容易讓人想起《文選》裏著名的「蘇李詩」：「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

逾。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等句。這些詩句固然不可能真出於李陵、蘇武之手，但確為中古的名篇名句；傑出的詩人韋應物又加以錘煉濃縮，遂成千古不易之局。

舊詩不朽的魅力，在於它往往深刻地道出了許多人生經驗通感，因而能夠超越時空，常讀常新。這樣的名句不勝枚舉，如如魏晉時代就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曹植《箜篌引》）「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張華《情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劉琨《重贈盧諶》）都是無可移易的絕妙好辭。新詩中自然也有膾炙人口的佳句，可惜似乎少得多了。

古村鄉韻見小樊

五月牛



到鄉間小遊，若是選被炒得名噪一時的地方，往往現代味浸潤的感覺太深，很難品味出鄉村古樸自然幽寧靜的韻味與靈性。夏天的雨季，我和幾位文友擇了個放假的日子，結伴來到蘇北里下河水鄉的小樊村一遊，雖是半日慢遊，文友們卻在微信群裏不謀而合地生出感嘆：小樊是個養生性之處，到這裏安個家吧！

小樊的入村道靜臥在兩邊汪汪的水田間，古樸雅致的原木色牌坊的兩根立柱上，一副對聯似是給來往遊客對村子的古往今來作了一個無聲靈動的解說：「六百春秋三塊熟土小樊莊小庵境界，二千堯舜四方建樹大家庭大晟詩章。」

踱步在水鄉田間的村道上，三三兩兩的村民一邊嘮嘮着家長裏短，一邊精心地將一株秧苗插入泥水裏。村裏王支書給我們細說着小樊村的古遠來歷：小樊村其名乃因傳說中的七仙女的丫鬟小樊在此長期生活而得，村裏的人們以樊姓居多，多少年了，小樊村就像一顆眨動着仙眼的星星被遺落在水鄉的寂寞中，直當氣勢不凡的新204國道從村邊躍然而過之時，小樊村這顆凡星才又找到飛向蒼穹的軌跡。

沉浸在小樊村的往昔故事裏，我們不經意間已走過村子外風清氣爽的田野，一個古樸幽靜的原生態村莊正向我們迎面微笑。水鄉的村子自然離不開水網交叉的河道，小河從村裏蜿蜒繞流，農家的屋舍大多依河而建。村舍大都是小塊青磚加石灰砌牆，青黛色牆壁上那白石灰勾勒的縫隙宛若綿線繁縷的影跡；屋架皆以粗壯杉木作樑和桁條，就連椽子也是拿通圓的杉木棍一剖為二，再在椽子朝上的平面上鋪就一塊塊薄薄的青磚（鄉下人稱望磚），外層再蓋上一片半弧形的青色小瓦，那片片小瓦相銜而接的狀態，頗有神話傳說裏龍鱗的神韻。其實，這種里下河水鄉的農家屋舍也大都股實人家的象徵，因為舊時水鄉人家想搞到青磚青瓦好辦，若要買到一套優質的純杉木屋架着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沿村頭下來就有一幢這種所謂股實人家的屋舍，我們進去一瞧，但見一位老者正在琳琅滿目的生活小百貨間忙碌，一端已經褪色的「人民公社」字跡和紅五角星圖案依稀可見。一打聽，這裏原來是上世紀的供銷社，這番景象真讓我們這些已過半百的文友百感交集：那個年代，在我們這些鄉下娃兒的心裏，供銷社的經銷店簡直就是物質文明的代名詞啊！

村街頭兩側農舍的門簷而延伸，我們走過村委會建於上世紀的小石橋，村街就向更深處伸展了。左側一戶農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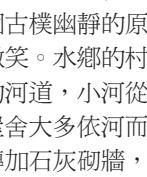
的楊子門讓我們頗生懷舊的感動，在里下河水鄉，這種用一塊塊長條形木板相拼而成的楊子門是由上下兩端的木槽來穩定的，大凡開有店舖的人家就必開有這種讓客人不入店堂，便可一覽全屋的店門。今日偶見楊子門，我們的感動又何只是懷舊，更多的是對這種舊時景物的珍視，楊子門正是小樊村歷史真實的一頁。

告別楊子門，沒走多遠，我們被切割機沙沙的歡叫聲吸引了，右側沿河邊上，一幢牆體貼了青綠色瓷磚的新房已初顯風姿，村裏王支書笑笑說：「村民們現今建房對木材的需要不多了，對鋼材的需求增多了。但大家依然保留着村舍平房的主體格式，添加的是更加自然環保的調子。」我說道：「古樸格局夾着環保氣息，這是小樊村生生不息的生機啊！」

本是南北相向的村街因了河道的方向，又向東北方向斜伸出一條支街來。又是一座小橋，就在小橋西側坡道的南邊，瞭曬在農舍門前的幾個木製的豆腐箱讓我頓然駐足，這就是我兒時極為熟悉的燒漿老豆腐和老卜頁的誘人香味。如今工業化凝固劑製成的豆腐雖花樣百出名目繁多，卻怎麼也吃不出那種刻在腦子裏的味道。王支書一看我木木發呆的樣子，就知道我是被老豆腐釣出了記憶裏的「饞蟲」，他告訴我：「小樊村的幾個豆腐坊都是以傳統方法來製作老豆腐和老卜頁，除了村裏人和本地人用黃豆兌換或購買，大多被送到了外地城裏，雖是供不應求，但幾個開豆腐坊的人家一直堅持限量製作，保證了老豆腐和老卜頁的本色風味。」

登上東西相向的小橋，傲立在村街邊的路燈杆忠誠地引導着前行者的方向。文友們集聚橋上小息，自由的扶着欄杆極目遠眺：小河兩岸的雜樹與綠草被水中嬉遊的魚兒攪動得倒影綽綽，遠處河邊碼頭上洗衣的農家女更給這潺潺流水平添了一番靈動的視覺，她隱隱約約的動感身影是否就是傳說中那個七仙女的丫鬟小樊呢？生命的動感與水流的動感相互交融，這就是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村落。

我環目掃視，小橋東北不遠處用鐵皮圍成的集中堆放草垛讓我生奇，便問村支書：「草還要集中堆放？」他告訴我：「這已是小樊村多年的習慣，每年夏季和秋季的收割時節，村民們都自覺把自家的雜草運到這兒集中堆放，從未有人在田裏就地焚燒。」噢，我終於知曉：怪不得這小樊村的田野風清氣爽，村莊生態宜人，原來這都源自人們對自己家園的珍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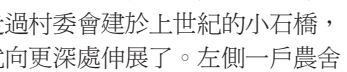


在一部二〇〇四年由安迪·加西亞（Andy Garcia）主演的傳記影片中，莫迪里阿尼與畢加索的關係被刻畫成亦敵亦友。而現實當中，應於一九〇六年初識的二人私交並未像片中那般冷淡，始終相互尊重。莫迪不僅為畢加索畫過肖像（

會兒又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奄奄一息。時空交錯中，看似一切錯亂，實則父親的一生清晰再現。不論是做生意時的執著精明，還是與人交往時的圓滑造作，日常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生命回望之時，顯得那麼荒唐可笑，正是這些精明與造作，耗光了「父親」的生命能量，掏空了他生命的活力。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處於荒唐之中，且渾然不覺。

「療養院」中的父親，與「鱷魚街」中的父親，有幾分相似，都有過做生意、再做生意，算帳、再算帳的痴迷，不同的是「鱷魚街」的父親在經歷一場精神地震後，突然有了一種有如先知般的神啓狀態，將耗盡他心血的生意忘得一乾二淨，時而癡狂，時而靜默。他高大的身軀開始漸漸變小，有時像鳥一樣咯咯尖笑，有時像猴子一樣，坐在窗簾軌道上和巨大的禿鷹標本對望，有時又像火神坐在爐子裏生火，等待火蝶嫵的親吻……父親將小小的一間房，變成鳥的世界，各種奇異的組合生出鳥的怪胎，看上去絢爛美麗，但那些大大的有着艷麗羽毛的鳥，內裏卻是一團虛空，缺乏生命的實質，像紙殼，像棉絮，一碰即碎。這些鳥組成巨大的圖案，神秘莫測，凌空舞蹈，美輪美奐。當那個人間秩序的維護者，舉着掃把來結束這場混亂的時候，一切塵歸塵，土歸土，彩色的漩渦煙消雲散，父親成了落敗的國王。他的落敗，冥冥中如宿命，無限的引喻，任憑世界猜想。

舒爾茨的小說，有着詩歌的質感。抽取書中的句子，截斷成詩，每一首都失靈性的光澤，層疊而來的意象，足夠令人目眩神迷，沉醉其間。我看到在舒爾茨的筆下，白色的屋頂變成了浩瀚的星海，小小的房間變成了廣博的世界，一群無形的鳥變成了一幅彩色的三維立體畫……儘管舒爾茨留下的作品是如此之少，但仍令人回味無限，由他的小說可以派生出如星空



▲畢加索曾經收藏的莫迪畫作《深色頭髮的女孩坐像》 作者供圖

舒爾茨的錯亂時空迷宮

胡艷麗



布魯諾·舒爾茨是名副其實打通了繪畫與寫作邊界的藝術家，儘管其留存於世的作品僅僅二十餘萬字，卻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學領域獨特、不可被替代的地位。他的作品既有卡夫卡、普魯斯特這些文學大家隱約的影子，又有着自己獨特而鮮明的風格，在超驗的圖紙上，他能憑藉想像，構建出一個流光溢彩、色彩斑斕、虛實交融的世界。

在五十年生命光陰中，舒爾茨僅留下了兩部短篇集《鱷魚街》、《沙漏下的療養院》，以及未結集的四個短篇，現全部匯總於《鱷魚街：布魯諾·舒爾茨小說全集》當中。相傳另有一部作品《彌賽亞》，至今仍隱秘於時空當中，未見天日。

舒爾茨於一八九二年生於波蘭的一個小鎮，生前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度過，他學過建築和繪畫，後在中學擔任美術老師。當德軍第二次佔領家鄉的時候，舒爾茨把自己的一些繪畫作品交給了蓋世太保所設的猶太委員會，由此獲得了蓋世太保軍官菲利克斯·蘭德的青睞和庇護。但荒謬的是，他的庇護直接導致了舒爾茨近於荒謬的死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一個星期四，另一位蓋世太保當街射殺了舒爾茨，原因是他要報復蘭德「你殺了我的猶太人，我也要殺了你的」，就這樣，一位世所罕見的文學大師橫屍街頭，但他的文字卻在時空中不朽，字字珍貴。

布魯諾·舒爾茨擁有極度時空壓縮能力，在《沙漏下的療養院》中，他將「父親」一生的場景，濃縮在虛擬的空間維度裏。「父親」在真實世界中已經死亡，可在「療養院」中，卻在生命回撥的時空縫隙裏延續了一段不真實的生活。父親一會兒坐在店舖裏眼睛放光，精明的算帳；一會兒在飯店裏虛張聲勢，和所有人聊天；

一樣神秘的靈感。

在舒爾茨的世界裏，沒有人可以不迷路，沒有人能走出那個錯亂的時空迷宮，在他筆下非生非死，死非死，霧非霧，花非花。他把荒誕渲染成一幅流動的可視圖卷，他書寫內心的奇麗，卻不直接着筆一字，而以種種物化的形象將靈魂的激流，寫得飽滿生動，呼之欲出。他恍若穿梭天、地、人、獸、物、欲之間，順手一抓就能進行乾坤大挪移，讓靜止的、沒有生命的物體靈逸外張，讓有血有肉的人「退格」回到獸性，再退回到靜默的物品中，完成靈魂的救贖，再從高處藐視人類低矮的生活。

他是舒爾茨，難以被模仿，難以被歸類的舒爾茨，世界文學領域一座奇異的山峰。



▲《鱷魚街：布魯諾·舒爾茨小說全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今年四月出版 作者供圖

莫迪里阿尼回顧特展觀後感

王加



在我看來，於莫迪，成也巴黎，敗也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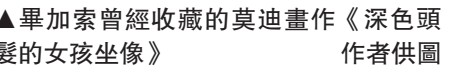
莫迪於一九〇六年去到眾星雲集的巴黎，在初期海納百川之後，能夠在秉持西方傳統藝術傳承的同時，擁有超越時代的獨立視角和獨特表達方式，著實難能可貴。他的天賦遠勝畢加索，擁有和夏加爾（Marc Chagall）一樣羨煞旁人的愛情，職業走向遠比梵高（Vincent Van Gogh）幸運，但架驚不羈的他卻選擇像卡拉瓦喬一樣活著，在聲色犬馬的巴黎遊走在浪漫與浪蕩之間：他依靠藥物和酒精獲取繪畫靈感，卻也侵蝕着他本就有恙在身的脆弱軀體。或許他萬萬不會預料到，會欣賞勞特列克作品的他，二人最終的相似之處竟然是在相近的年齡暴斃。摯愛他的珍妮在他去世後一天懷着八個月身孕跳樓殉情，而由於珍妮父母的百般阻撓，生前深愛着的二人甚至在離世十年後方得合葬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如此看來，莫迪的結局甚至比梵高還要淒慘淒涼。或許，從莫迪里阿尼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短暫且悲情的一生。

我們永遠無法想像，在完全擺脫了立體主義，進而獨創出他那兼具傳統造型和現代表現方式的雕塑和肖像畫風格之際，如果莫迪里阿尼能活到和畢加索相近的年紀，他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這是莫迪的不甘，是我們的遺憾，或許也是畢加索臨終前的哀嘆。

（下）

此次特展未能展出），還曾多次表現出對和他同齡的這個西班牙人藝術家賦的傾慕，甚至稱讚他為「天才」。待莫迪去世數年後，畢加索買下了他創作的《深色頭髮的女孩坐像》，直至去世仍留存存在他的個人收藏中，也客觀印證了二人的惺惺相惜。

該怎樣評價莫迪的一生？相比之下，莫扎特（Mozart）和拉斐爾（Raphael）等人似乎更適合「天妒英才」這個詞彙。莫迪里阿尼，身為一個激情洋溢的意大利人有着典型波希米亞人的生活方式，注定了他英年早逝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他和卡拉瓦喬（Caravaggio）有着相似的、「不作就會死」的「自殘」屬性，得天獨厚的天賦與才華被各自難以捉摸的「藝術家」性格所累。二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卡拉瓦喬性格中暴戾血腥的一面在他的畫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而觀者卻在莫迪所有的肖像畫中絲毫感受不到他本性中的隨性與不羈。威尼斯的求學經歷，少年養病期間在羅馬和佛羅倫斯的耳濡目染，這些西方歷史和藝術的浸淫使得莫迪里阿尼無論在日後雕塑和繪畫創作中，都展露出純粹的、毫無雜質的特性。有異於畢加索作品中的灑脫和商業氣息，不同於夏加爾畫中夢幻的美好與宗教虔誠的神性，更有別於米羅藝術中的童真，在莫迪里阿尼的時代，他是那樣特立獨行地存在着。莫迪本人是世俗的，但他留給人們的作品，則展露出他世俗外表之下，骨子裏高貴的靈魂。



▲畢加索曾經收藏的莫迪畫作《深色頭髮的女孩坐像》 作者供圖